

但她仍不甘心，“嘴里自言自语的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言外之意是，除了显灵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正在她将信将疑的时候，乌鸦第三次出现了，它“啞——”地一声飞起来。不过不是飞上夏瑜的坟顶，而是飞向“远处的天空”。至此，夏四奶奶的幻想彻底破灭了。

概言之，夏四奶奶发现儿子坟上有个花环，却不知道这是儿子的同志送来纪念他的，而是幻想儿子在显灵。她求证于乌鸦，乌鸦作了相反的回答。这就是作者写乌鸦的目的，也就是乌鸦在作品中的具体作用。很明显，它是小说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一笔，怎么能说它只是为了渲染气氛呢？应该承认，乌鸦的出现和叫声也的确给作品带来了几分“阴冷”和“鬼气”，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客观效果罢了（这种现象在文学作品中是习见的），而决不是作者主观上有意追求的。

鲁迅构思这种情节是有一番深意的。正如小说所充分表现的，群众对夏瑜他们的革命毫不理解，说他是“疯了”，甚至十分荒唐地买了他的血来做治肺病的“药”。人们在浑噩麻木中渡日。至于花环所启示给人们的光明和希望，也就更少人能看到并相信了。这是最可悲的，也正是“旧社会的病根”^⑤所在。鲁迅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我觉得，夏四奶奶不相信花环是个客观存在，而荒唐地向乌鸦求证的情节，正是对这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的典型化。目的是“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⑥

总之，乌鸦的出现是作者有意安排的，它紧紧地服务于那只花环。它一方面说明了当时的人们愚昧无知到何等荒唐的地步，并无惜地嘲笑了这种愚昧无知；另一方面从反面证明了花环（即光明和希望）是客观存在的，不管人们认识和承认与否。

注：

①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

②③⑤⑥《南腔北调集·自选集序》

④《呐喊》自序

套不住的手的艺术特色

韩 日 新



赵树理是人们所熟知的当代重要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在反映社会主义农村的新生活方面，有着鲜明的特色。读着那些带着泥土芳香的小说，我们感到他是带着亲切的微笑，投入生活激流之中的。短篇小说《套不住的手》就写了一个不很复杂的故事，勾勒了一幅社会主义新人陈秉正的画像，赞美了劳动者最可爱的性格与品质。陈秉正有一双平凡的手，这种手

是每个人都有的。但他没有把这双手藏在手套里养的白白胖胖，而是用它参加劳动、多作贡献。几十年来，不管粗活细活、笨活巧活，他看到就干，以至于把自己的生活和劳动联在一起了。陈秉正的这双手虽然是平凡的，却让人充满了敬意，其原因也就在这里。

清晰、洗练的结构是《套不住的手》的艺术特色之一。赵树理是个在创作上很有功力的老作家，他在下笔前，很讲究把生活素材认识清楚，对人物性格把握准确。所以他的作品在全局的布置、具体情节、场面的安排方面，都能够巧妙地抓住了“关节。”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信笔写去、漫不经心，其实却是经过精心安排，让人看不出斧凿的痕迹。他曾经说过：“至于故事的结构，我是尽量照顾群众的习惯，群众爱听故事，咱就增强故事性；爱听连贯的，咱就不要因为讲求剪裁，而常把故事割断了。”（《也算经验》）《套不住的手》和赵树理其他作品一样，都采用了叙述体的结构，把周围环境、心理活动和场面描写，一起融入叙述之中。整个作品是由一个大故事构成，但这个大故事又包含着许多小故事。这些小故事一方面是构成大故事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同时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作品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粗线条勾勒了陈秉正的形象，介绍了老人的品质，把人物的来龙去脉交待得一清二楚。第二部分扣紧题目，从各个不同角度借手写人，谱写了一曲手的赞歌。作品时而从侧面提出问题，时而从正面写手的作用，时而介绍手的特点，时而叙述手的光荣历史，着重说明陈秉正的这双手什么活儿都拿得起来，要劲有劲，要巧有巧，的确是一双了不起的手。第三和第四部分着重在“套不住”上面作文章。儿孙们买了手套给陈秉正戴，可是陈秉正的手平时整天干活套不住，闲时逛物资交流会套不住，就是出席县劳模大会仍然套不住。作品就从一次又一次套不住手的故事，完成了陈秉正老人形象的塑造。老舍曾经说过：“我看得出：赵树理同志知道多少多少关于老农陈秉正的事。假如他高兴，他可以写一大本《老农陈秉正传》，可是他只由手套写到老人的手，有了这双手，我们也就看见陈老人的最可爱的性格与品质。”（《读〈套不住的手〉》）这恰好说明了《套不住的手》在结构上头绪单纯、线索清楚、峰峦起伏、曲折有致。

通过鲜明的细节来塑造生动而逼真的人物，是《套不住的手》的艺术特色之二。细节是对形象的精细刻划，它来源于作者对生活的精细发现。因而选择细节就不是一件技术性的工作，而是反复认识事物的过程。在《套不住的手》里，作者所选择的鲜明显细，就是一副毛线手套。这副毛线手套经过作者的精心安排，在情节发展中前呼后应、有起有落，对于塑造人物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这副毛线手套本来是儿孙们为了保护老人那劳苦功高的手而买的，它形象地表现了儿孙们对老人的一片孝心。陈秉正接过手套后试了一试，勉强能戴上，但他因为戴着手套干活不方便，就又交给了满红媳妇保管，这是写陈秉正的手，因为平常参加劳动而套不住。后来陈秉正接受了满红媳妇的劝告，休息一天去逛物资交流会，才带上手套走了。可是在闲逛的时候，他的手仍然套不住，表现了劳动者的高尚品质。隔了一些日子，陈秉正出席县劳模大会，这自然又是个带手套的机会。散会后，陈秉正带领大家又搬木料，又整理卫生，结果他的手套又被当作垃圾清扫了出去。这双毛线手套本来是保护手的，可是对陈秉正却成了累赘。所以他在回家后就把手套交给满红媳妇说：“这副手套还给你们吧！我这双手是带不住手套的！”陈秉正几次带着手套出去，都几乎丢了，又几经周折才找了回来，的确发人深思。作品就从这一副手套表现了陈秉正老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可爱的品质。

熟练地运用群众的语言，是《套不住的手》的艺术特色之三。赵树理的作品不但在人物对话上，而且在一般的叙述与描写上都运用了群众的语言，显得生动、活泼、富有生命力。《套不住的手》在人物对话方面作到了话如其人。赵树理手中的那枝笔写到人物对话时，扣紧了性格，只用了寥寥数语，就揭示了人物的内心活动，收到了余味无穷的艺术效果。如陈秉正在试过了新买的毛线手套后，对满红媳妇说：“暂且给我放过去吧！”意思是现在整天干活，带着手套碍事，等以后闲散了再说。可是当他经过逛物资交流会、出席县劳动模范会议以后，再把手套交给满红媳妇时就说：“这副手套还给你们吧！我这双手是带不住手套的！”意思是不论在任何时间，自己的手都用不着手套。因而就只好再把手套还给他们。又如陈秉正在物资交流会上买了桑杈丢了手套时，心里想着：“丢就丢了吧！戴上它也没有多少带它的时候！”可是在出席县劳动模范会议整理卫生，又丢了手套，当招待员要去找时，他却阻止说：“不要找它了吧！手套给我没有多大用处！”这些话虽然都涉及了手和手套的关系，但前者强调的是自己带的时候不多，后者则干脆表示手套对自己没有用，感情色彩上是有区别的。读着这些朴实而简洁的语言，在我们面前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一个可尊敬的老人形象，这当然是和作者娴熟地运用群众的语言分不开。

《套不住的手》所运用的叙述语言生动、活泼、准确、鲜明，艺术概括达到了极高的境地。如写陈秉正干的活质量好时说：“经他垒过的石头地堰从来不会塌整儿，经他手压的熏肥窖从来也不会半路熄了火；至于犁、种、锄、收，那些普通活计，更是没有一样会落在马下的。”说的虽然是家常话，却既有具体的介绍，又有概括的评论，虽然没有多余的渲染，却让人感到非常亲切。又如写郝和合干活质量差时说：“半辈子常是直着腰锄地，锄一锄，锄头蹦三蹦，蹦到草上就锄了草，蹦到苗上就伤了苗。”在这里叙述和描写交融，用漫画的笔触勾勒了这个马大哈式人物的劳动情况。虽然没有穿插议论，但褒贬之意尽在其中。再如写到陈秉正的手时：“手掌好象四方的，指头粗而短，而且每一根指头都展不直，里外都是茧皮，圆圆的指头肚儿，都象半个蚕茧上安了个指甲，整个看来真像用树枝做成的小耙子。”写的是一双劳动者的手，一双经历过磨难的手。从这双手，我们看到了一个值得尊敬的老人。作品在从侧面表现陈秉正的手的威力时，这样说：“一被他握住，象被钳子挟住那样疼”。在从正面表现陈秉正的劳动时这样说：“弯下腰去两手托住，两腿摆成骑马架式，两肩一耸，利利落落抬起来。”读着这些富有表现力的语言，仿佛感到作者一下子把人物推到了我们的面前来，这真不愧是语言艺术家的大手笔。

“烦能不乱 肆能不流”

——谈《六国论》的写作特点

孙永都

苏洵的《六国论》，通过明辨周朝末年山东六国败灭的原因，借古讽今，指斥了宋朝统